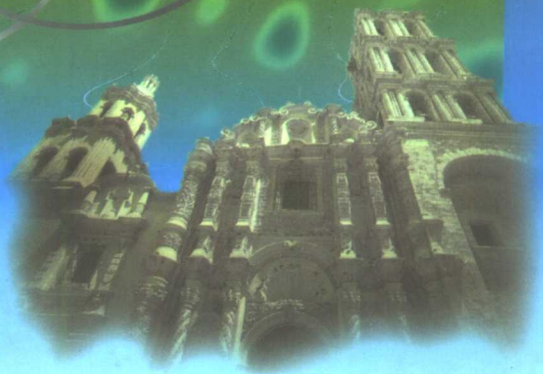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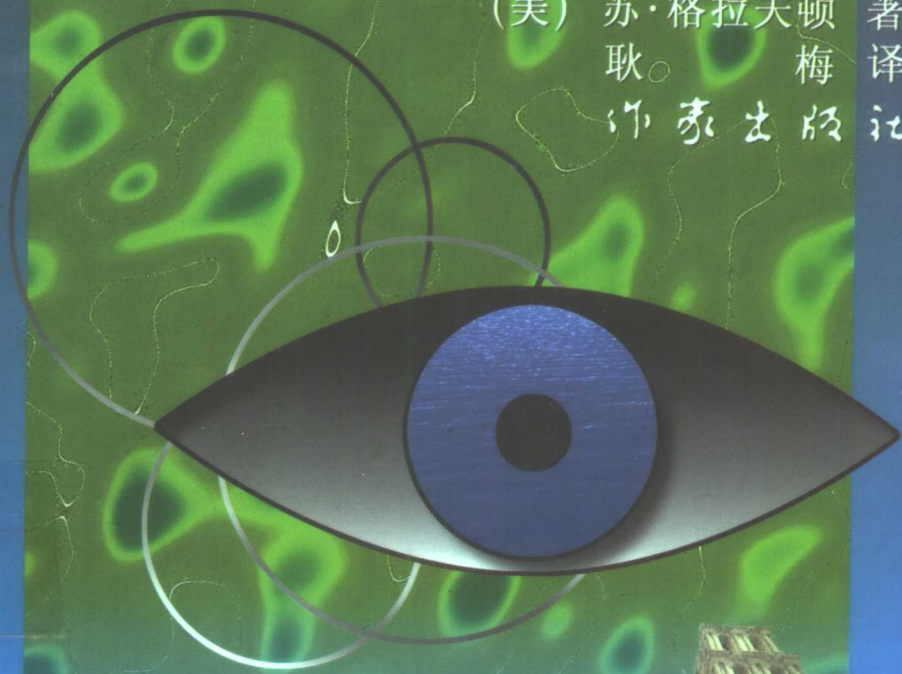


全世界至今累计发行上千万册
美国《纽约时报》、《出版者周刊》连续上榜畅销书

悬案

——格拉夫顿悬案系列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耿 梅 译
作家出版社



D



黑披风



悬

案

(美)

苏·格拉夫顿

著

耿
亦
东
译

梅
译

(京权) 图字: 01-97-1085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悬案/ (美) 格拉夫顿 (Grafton, S.) 著; 耿梅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12

(黑披风: 格拉夫顿悬案小说系列)

ISBN 7-5063-1325-1

I. 悬… II. ①格…②耿… III. 长篇小说: 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676 号

悬 案

作者: (美) 格拉夫顿

译者: 耿 梅

责任编辑: 张亚丽 刘英武

装帧设计: 王晓锦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93 千

印张: 8.5

插页: 2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25-1/I·1313

定价: 13.2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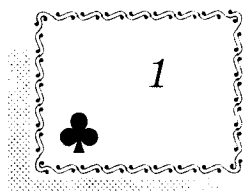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喜欢我的孩子们：

莱斯利·杰伊和杰米

作者在此谨对以下人士提供的宝贵帮助表示谢忱：
史蒂文·汉弗莱；圣巴巴拉康复团体的萨姆·车曼；医学博士和贝蒂·约翰逊；戴维·达尔迈耶 R.P.T.；圣巴巴拉县警署副署长汤姆·纳尔逊和胡安·特和达；洛杉矶县法医 C·罗伯特探长；LAG-USG 医药中心的医药记录主任安德鲁·H·布利斯；德尔伯特·迪肯斯医学博士；R.W. 奥尔森医学博士；佩格·奥蒂吉森；巴巴拉·斯蒂芬斯；比利·穆尔·斯夸尔斯；H.F. 理查兹；迈克·伯里奇；圣巴巴拉公共图书馆的米杰·海斯和艾德莱德·杰斯特；以及安全服务无限责任公司的迈克·菲茨莫里斯。



我在那个星期的星期一与博比·卡拉汉相识。星期四，他就死了。他曾确信有人企图杀死他，事实证明的确如此，但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想到及早救他一命。我以前从没有为死人工作过，希望以后也不再会。这份报告就献给他，价值姑且不论。

我的名字叫金西·米尔霍恩。是一名注册的私人侦探，在洛杉矶以北九十五英里的加利福尼亚的圣特里萨营业。我今年三十二岁，离过两次婚。我喜欢一个人独处，我想独立对于我来说再适合不过了。博比对此想法构成了挑战。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他才只有二十三岁。无论怎样我倒还没有罗曼蒂克到与他坠入爱河，但我的确很在乎，并且他的死使我想到，就像贴在脸上的一块牛奶蛋糊，生活有时候就是一个天大的残酷的玩笑。然而并不那么好笑，而是残忍，就如同有史以来六年级的孩子们所讲的那些故事。

那是八月天，我一直在圣特里萨健康城坚持锻炼，恢复左臂骨折的残伤。气温很高，天空晴朗，

阳光炙热。我做着那些推下、蜷缩和腰部绕环的活动，感到烦躁而乏味。我刚刚连续办了两个案子，感觉遭受的伤害远不止那只折断的肱骨。那一段我感觉自己精疲力尽，该休息一下了。还好，我的银行存款数目不菲，我知道那足够支付我休两个月假期。然而，整日的无所事事使我百无聊赖，再加上那些系统安排的理疗使我简直要发疯了。

圣特里萨健康城是个名副其实的严肃地方；属于健康俱乐部的 X 级，这里没有 jacuzzi，没有桑拿浴，也没有音乐传送进来。有的只是一面面镶着镜子的墙壁，健身器材以及沥青色的工业用地毯。二千八百平方英尺的一大块场地闻起来就像男人们的下体护身。

我一周去那里三次，一般在早上八点钟到，先做十五分钟的热身运动，之后便投入到一系列设计好的练习中去，用来强健和调节我被人打得鼻涕直流，并且挨了一颗 0.22 直径子弹的擦伤之后那些扭曲错位的左三角肌、胸大肌、二头肌、三头肌……矫形医生给我开了六个星期左右的理疗处方，我已经做了三个星期。没什么特别的，我只是耐心地从一个仪器移到另一个。通常在那个时间段里，我是那里惟一的女性，我总是津津乐于通过观察那些男人的身体来把自己从疼痛、汗水和恶心中分离出来，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睛也一直在盯着我的看。

博比·卡拉汉去健康城的时间与我相同。我不能肯定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无论是什么，都对他构成了伤害。他大概只有六英尺高，一副橄榄球运动员的身材：硕大的脑袋，粗状的脖子，强健的肩膀和坚实的大腿。现在那个长着一头蓬乱的浅黄色头发的脑袋被支到了一侧，左半边脸被拉下变成了一副永久的怪相。唾液从他嘴中漏出，就好像他刚注射了奴佛卡因麻醉剂而无法很好地感觉到自己的嘴唇。他留意地将左臂抬

起支在腰上，还经常随身带着一块叠好的白手帕用来擦下巴。在他的鼻翼上横跨着一道可怕的深红色的条痕，另一道则是在胸前，他的双膝上伤痕累累，仿佛一名剑客向他发起过进攻。他走起路来步伐轻快而有节奏。左腿上的阿喀琉斯[®]腱显然短了一截儿，将他的左脚提起来一块儿。来健康城锻炼一定耗尽了他的全部力量。然而他从未缺席过。在他身上有一股韧劲儿是我所羡慕的。我一面饶有兴趣地观察他，一面为自己内心的那些抱怨而感到羞愧。很显然，我至少可以从伤痛中康复起来，而他却不能。我并不为他感到难过，却实在感到很好奇。

那个星期一的早上，健身房里第一次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我身旁的长凳上面朝下做着曲腿的练习，全神贯注。我移到压腿机械旁，只是为了换换花样。我体重一百一十八磅，只需要做上半身的恢复锻炼。自从受伤后，我还没有恢复慢跑，所以我想一点点压腿练习会对我有好处的。我只选择了一百二十磅重的，但还是伤痛难忍。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开始做一个小小的游戏，试着抉择一下自己最讨厌哪件器械。博比正在使用的那个螭腿器是个不错的候选。我看着他完成了一套十二组的重复动作，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

“我听说你是名私人侦探。”他开口说道，动作一下也没有间断。“是真的？”他说话中有一点轻微的拖长音，不过掩饰得很好。

“是的。有人要找私人侦探吗？”

“事实上，是我自己。有人曾要杀我。”

注：阿喀琉斯（Achilles），希腊神，出生后被其母倒提着在冥河水中浸过，除未浸到水的脚踵外，浑身刀枪不入，后成为伊利亚攻城战中的第一勇士。

“看上去他们差一点就得手了。什么时候的事情？”

“九个月前。”

“为什么是你？”

“不知道。”

他的大腿后部鼓胀起来，腮旁腱绷得紧紧的像一根根天线拉线。汗水顺着他的脸颊流淌下来。我甚至丝毫未加思索，就跟着他一起数起数来。六个，七个，八个。

“我恨那台器械。”我说道。

他笑了。“真他妈地折磨人，是吧？”

“是怎么发生的？”

“那是一天夜里我正和一个哥儿们一起驾车经过一条小路。一辆车跟上来，开始从后面向我们猛撞。当我们到达了横跨山脊的那座桥前时，我失去了控制，车翻了下去，里克死了。他跳出了车，而汽车滚下去压在他身上。我本来也应该被杀死。你知道吗？那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十秒钟了。”

“当然。”他飞身跃下的那座桥横跨在一个布满岩石与荆棘灌木的四百英尺深的大峡谷上，对于自杀者而言，真是很不错的跳跃地点。说实话，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谁从那里跳下去后还能活下来。“你真棒！”我说道，“居然捡了条命回来。”

“我还能做什么呢？事故刚发生时，他们告诉我我再也不能走路了。说我再也不能做任何事情。”

“谁说的？”

“家庭医生。一个没用的老家伙。我妈妈当时就解聘了他，然后请来了一名矫形专家。是他使我恢复起来了。我在康复中心住了八个月，现在又开始做这个。你又是怎么回事？”

“一个该死的开枪击中了我的胳膊。”

博比大笑起来。那是一种很好听的鼻音很重的笑声。他做

完最后一个重复动作，用双肘将自己支撑起来。

“我还有四组器械要做，完成后咱们就撤。顺便说一声，我叫博比·卡拉汉。”

“金西·米尔霍恩。”

他伸出手，我们握了握，无言地结下了这笔交易。我甚至在那一刻就已经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为他工作在所不辞。

我们在一家健康食品餐馆用的午餐，就是那一类专门供应那种谁也骗不了的制作精巧的仿造肉馅饼的地方。这一点我真是不能理解。在我看来，一个素食主义者对着一些看似绞碎的牛排的东西也一定会反感百倍。博比要了一块像卷起来的体育馆的毛巾那么大带皮的墨西哥风味的豆子乳酪和酸奶。我选择了油煎青菜和糙米，还有一杯不知是从什么罐子里倒出来的白葡萄酒。

对博比来说，吃饭如同锻炼一样；同样是一道费力的程序，不过趁着他聚精会神地完成这项任务的工夫，我倒是可以更近一些地观察他。一头浅黄色的粗硬的头发，棕色的眼睛配着那种大多数女人必须去买的装在小盒子中的眼睫毛。他的左半边脸已经毫无生机，然而这丝毫不会影响他那个坚毅的下巴，下巴上那道如同升起的月亮一般的伤痕格外引人注目。我猜在那次落入深谷的惩罚中，他的牙齿也被嵌入了他的下唇中。天知道他是如何活过来的。

他抬起眼，知道我一直在盯着他看，不过并不反感。

“你能活下来真是幸运。”我说道。

“我告诉你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我大脑中的大部分东西消失了，你明白吗？”他的谈吐中又拖起了长音，似乎是非常的话题影响了他的嗓音。“我昏迷了两个星期，然后当我

醒过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他妈的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现在也不知道。不过我能记起来我曾经是什么样的人，而这正是使我受到伤害的原因。我以前很精明，金西。我知道很多事。我能集中精力，然后总能想出点子。我的思维经常做这样一些不可思议的小跳跃。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点了点头。我很了解思维做一些不可思议的小跳跃是怎么回事。

他继续说下去，“现在我面对的是一些缺口和空间。一些漏洞。我丢掉了我的过去许多片段。他们将不复存在。”他停下来，不耐烦地轻轻擦着他的下巴，然后痛苦地瞥了一眼那手帕。“天呐，糟糕到口水都要流出嘴巴。如果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也不会知道有什么区别，也就不会忍受这份折磨了。我会以为每个人的大脑都与我的感觉相同。但是我曾经敏捷过。这一点我很清楚，我曾经是优等生，正要去读医学院。而现在我一天到晚所做的一切只是锻炼身体。目前我正尝试着努力恢复足够的协调功能，以便自己去上那该死的厕所。当我不去健身房时，我就去看一个叫克蒂纳特的精神病学医生，使自己学会习惯于这种现状。”

突然间泪水涌满了他的双眼，他停下来，努力控制着自己。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猛然间摇了摇头。当他再次开口讲话时，声音中充满了一种自厌情绪。

“就这些。我就是这样度过了我的暑假。说说你自己吧。”

“你肯定这是一次有企图的谋杀吗？为什么不会是一次恶作剧或是酒后驾车？”

他思考了片刻。“我认识那汽车。至少我想我是认识的。当然了，我现在记不起来了，但是好像……在那一刻，我认出了那辆车。”

“没认出司机?”

他摇摇头。“我现在无法回答你。或许我当时认出了，或许没有。”

“男人？还是女人？”我问道。

“嗯，这个也记不起来了。”

“那么你又怎么知道袭击的目标是你而不是里克呢?”

他把盘子推到一边，招手示意招待上咖啡。他很努力地回想着。“我掌握着某件事情。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了解那实情。我就记得这些。我甚至还记得我知道自己有麻烦。我很恐惧。只是记不起为什么了。”

“那么里克呢？他也是其中一份子吗?”

“我想这事跟他没什么关系。我虽然无法绝对保证这一点，但几乎能这么肯定。”

“那天晚上你们开车去哪儿？或许与事情有些牵联?”

博比抬头看了一眼。一个女招待站在他身边，端着一只咖啡壶。他等着女招待为我们俩倒满两杯咖啡。然后等她离开后他才不自然地笑了笑。“你知道我不清楚自己的敌人是谁。我不知道自己身边的人是否了解这件我已经忘掉了的‘事情’。我不想有谁偷听到我的话……只是保险起见。我知道我有些妄想狂，但是我控制不了自己这个样子。”

他的目光跟随着那个女招待朝厨房走去。她把咖啡壶放回碗柜上，然后靠在窗旁填好一张帐单，回过头来注视着他。她很年轻，看起来她似乎知道我们在谈论她。博比重又轻抚着他的下巴，努力回想起来。“我们那天开车去‘公共马车酒馆’。那里经常有一支蓝草乐队演出，里克和我想去听听。”他努力搜索着脑海中的记忆。“或许我们还有别的什么事要做，不过我想不大可能。”

“你那一段的生活怎么样？”

“我那时刚从加州大学圣特里萨分校毕业。我一边在‘圣特里的’做临时工，一边等待着我是否被医学院录取的消息。”

从我记事起，圣特里萨医院就一直被称作“圣特里的”。“为时不晚吗？我以为上医学院的报名者要在冬季申请报名，而后到春季就能得到答复。”

“是的，实际上在那之前我已经申请过，没被录取，所以我想再试一把。”

“你在‘圣特里的’做什么样的工作？”

“实际上我是一名‘流动工’。所有的事情我都做过。有一段时间，我负责入院手续，在病人入院之前打好各种表格。我通过打电话预先获得一些数据，保险类别和总额那一类的资料。然后又有一段时间，我在病例处将那些图表归档，一直干到我厌烦了为止。我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在病理学科做打字员，为弗雷克医生工作。他挺好的。有时他也让我做一些实验室里的实验。你知道，只是那类很简单的。”

“听起来倒不像是什么危险的工作。”我说道。“说说大学吧。你所陷入的危险会不会追溯回学校？学院？学业？或是你卷入的一些什么课余组织？”

他一直摇着头，显然没记起什么。“我想不出什么理由。我六月份就离开学校了，而事情发生在十月份。”

“但你的感觉是无论那条信息是什么，你是惟一的知情者。”

他的眼神盯着咖啡游离了一会儿，之后又回到我身上。“我想是的。只有我和那个企图杀我灭口的人。”

我坐在那里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竭力设身处地地想象着那情景。我搅动着咖啡里倒入的很可能是纯牛奶的那种东西。热

衷于健康食品的人就喜欢吃一些微生物或某些类似的东西。“你还记得你知晓这件事有多久了吗？因为我在想……如果它真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危险的话……你为什么没有马上说出去呢？”

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我。“怎么说出去？报警或是什么的？”

“当然了。如果你偶然碰见一起盗窃案，或者你发现某人是俄国间谍……”我一面设想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一面迅速地一一说出口。“或者你发现了一些暗杀总统的密谋策划……”

“我为什么没有遇到第一部电话就提起话筒请求帮助？”

“正是。”

他沉默下来。“或许我那样做了。或许……见鬼，金西，我不知道。你不了解我有多沮丧。一开始，在医院里的那两三个月中，我所能顾及的一切只有疼痛。我能活下来耗尽了我所有的一切。那时我一点也没有去想那次事故。但是渐渐地，当我慢慢好起来时，我开始回过头去想它，努力地去回忆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当他们告诉我里克死了的时候。头几个星期里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想他们是担心我会自责，而那样会减慢我的康复。实际上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我的确感觉很糟。会不会是我喝醉了酒，把车开出了道路？我必须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否则我甚至会疯掉的。总之，从那时起我开始着手拼凑这生命之外的第二件东西。”

“如果这件事你已经记起了这么多的话，或许其余的部分也会慢慢想起来的。”

“但关键正是这一点。”他说道。“如果有朝一日它们真的返回我的记忆中会怎么样呢？我估计目前使我还活在世上的惟一的理由正是因为我记不起更多的事了。”

他的嗓音大了起来，于是停下来，迅速地瞄了一眼周围。

他的不安很有感染力，我感到自己不由自主地同他一样环顾起四周来，并尽量压低嗓音使我们的谈话不致被人偷听。

“整个事件发生之后，你有没有真的受到过威胁？”我问道。

“没有。嗯，没有。”

“没收到过匿名信或是接到过什么奇怪的电话？”

他摇摇头。“但是我的确处在危险之中。我知道是这样的。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我需要帮助。”

“你对警察说过这些吗？”

“当然了，我曾试过。他们的确担心，这不只是一次事故。但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关于犯罪的证据。好吧，撞击之后逃跑。他们知道有人跟在我后面，并且迫使我从桥上翻了下去，但是他们没有人手可分配到这案子的调查上来。我只是一个普通市民。我没有资格受到警察局一天二十四小时的保护。”

“也许你该雇一名保镖——”

“算了吧！我想雇的是你。”

“博比，我并不是说我不会帮你。我当然会那么做。我只是在说你可以有多种选择。听起来你并不只需要我一个人。”

他的身子前倾过来，态度极为认真，“让我们抓住这事的根本原因。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想知道为什么有人躲在我背后，我想叫他们停下来。然后我就再不需要警察或是保镖或是其他的什么人了。”他闭紧双唇，表情焦虑。继而上身晃回到原位。

“他妈的，”他说道，一面不安地晃动着身体站起身来。他从钱夹中抽出一张二十元的票子扔在桌上，然后便朝门走去，伴着那种有节奏的脚步，一瘸一拐地比以前更加厉害了。我一把抓起我的手提包，跟上了他。

“上帝呀，你慢一点。我们回我的办公室去吧，然后打一份合同。”

他为我打开门，我们俩走出那家健康食品餐馆。

“我希望你能支付得起我的服务。”我转过头说了一句。

他微微一笑了一下。“大可不必为这个紧张冒汗。”

我们向左转，朝着停车场走去。

“很抱歉我失态了。”他小声说道。

“噢，行了！我才不会在乎呢。”

“我不敢确定你是否会把我当真。”他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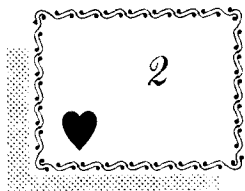
“为什么不呢？”

“我们家人认为我精神有些不太正常。”

“噢，是这样，这就是你雇佣了我而没雇佣他们的原因了。”

“谢谢。”他轻声说道，用手挽过我的胳膊，我向他瞥了一眼。他的脸红红的，眼中闪动着泪花。他不经意地匆匆抹去它们，眼睛看着别处。那是第一次，我意识到他是多么的年轻。天呐，他还只是个孩子，一个受伤的、困惑的、吓得要死的孩子。

我们缓缓地走回到我的车子那里，我意识到身边一道道好奇的目光，还有那一张张带着遗憾与不安的避开的面孔。这些使我真想重重地去捶谁几拳。



那天下午两点钟时，我们签好了合同，博比给了我两千美元作为预支费用，然后我把他送回到健身房门口，午饭前他曾把他的那辆宝马停在了那里。他的伤残使他有资格使用残疾人通道，但我注意到他并没有去用。也许他到那里时恰巧有别人也在停车，也许只是他顽固地宁愿去走那额外的二十码的路。

他下车时我也跟着将身子探了过去。“你的律师是谁？”我问道。他将乘客座位边的车门开着，歪下头来好能看到车里的我。

“塔尔博特和史密斯律师事务所的瓦登·塔尔博特。怎么了？你想跟他谈谈？”

“问问他，他能不能给我提供一份警察局报告的复印件。那样会使我节省不少时间。”

“好的，我来办吧。”

“噢，还有我很可能从你的直系亲属那里开始工作。他们对所发生的事情也许会有所见解。你看我稍后给你去一个电话，看看大家什么时间合适呢？”